

晋剧刘胡兰赞(四首)

□ 庞晓敬

(一)刘胡兰烈士是我们吕梁家乡人民的骄傲,我们永远怀念她!

中华歌泣,胡兰长祭。生生死死英雄志。泪声息,永相思。伟人领袖题金字,化作长虹碑史记。生,天地稀;死,今古奇。

(二)吕梁晋剧两院把家乡的英雄搬到了晋剧舞台歌颂,参加全国儿童剧、十艺节、十八大进京展演剧目等均得到了全国专家观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家乡传唱,胡兰难忘。吕梁两院新开创,剧兴梆,捧荣章。晋腔奏响波浪浪,革命精神齐赞赏。人,热泪淌;心,血奔前。

(三)该剧的音乐设计、操琴均由国家级作曲家刘和仁老师,刘和跃老师配器指挥,山西爱乐乐团伴奏,陈跟东老师执鼓,目睹数字音乐编辑幕后默默无闻付出的张玉龙老师。

梆腔新调,声声环绕。缤纷交响方为傲。晋胡陶,鼓击豪。领航开创新风貌,默默无闻功可表。腔,齐赞巧;音,指坚翘。

(四)刘胡兰永垂不朽!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在新的征途上,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

英魂不倒,冲天长笑。嫦娥舞袖星辰陪。女儿娇,夸风骚。人间喜庆擒虎豹,英烈泪飞化雨飘。前,大路朝;程,追梦跑。

汽车开进申江沟

□ 薛振华

时光流逝,岁月更迭,转眼间,我在杜村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已经过了46个年头。1973年9月,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组织调动,毅然从孝义县委宣传部,调到离城70里的杜村公社。一日,我愉快地骑了辆半新不旧的飞鸽牌自行车,捆上行李卷儿,踏着铺满石子的“孝石公路”一路颠簸,风尘仆仆,快到晌午12点才进了公社的大门。回想起当年“学大寨”,战天斗地的事儿来,心里非常惬意。往事如烟,记忆犹新。

杜村公社的地域纯属山区,在孝义西北隅。境内沟壑纵横,坡坂甚多。到各村下乡,不能骑自行车,全凭“11号”步行。全公社供有26个大队,大部村庄都建在斜坡上或夹在山涧里。距公社最远的要搬申江沟大队(该队离公社所在地40里,离孝义城130里,离中阳县的后许峪村仅4.5里)。人称孝义的新疆“阿勒泰”。因路途远又不好走,队干部到公社开会,常常要住一宿才能回去。

在那寂静的山林里,经常有山鸡、兔子、豹子、山猪、狼、豹子出没,因此走路要多加小心,提高警惕。多少年来,因地势偏僻,山路崎岖,交通闭塞,社员们的视野狭隘,思想守旧,落后,这里不凡叙说两个故事,让大家听听。

有一天,几个老汉在地里锄苗子。休息时,都围坐在一起,一边吧哒吧哒地吸旱烟,一边议论毛主席吃什么饭的话题。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太阳偏南,晌午已过,还是说不下个午子午卯酉。临下地时,一个老汉突然站起来说:“我想到了”,大家忙问:“你想到什么?”,“依我看,毛主席他老人家顶多吃个‘清蒸羊肉蘸扣喽’”。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各自扛着锄头,头也不弯地回家去了。

七十年代,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很紧。要求每个育龄妇女,只能一胎化,准生一个孩子。一日,申江沟大队接到公社的电话通知:“今上午县里的医生,要去你大队给妇女们‘上环环’”。早饭后,老支书王安忠,用喇叭筒喊话,很快就将上环的10来个妇女,集中在大队办公室,并由他亲自守门。待县人民医院的梁容桂、郭淑珍、孔毓桂等医生进村时,在场的妇女们顿时战战怵怵颤抖起来,原因是有个妇女说:“听说这几天孝义平川的铁匠,什么也不做,专门为妇女避孕‘打环环’”。说话间,有几个妇女从支书的腿查兜里钻出去,直奔山林里去了。医生们进村了解情况后,马上把“避孕环”亮出来,给大家看,这才打消了妇女们的顾虑。

申江沟大队共有60户,250口人,耕种着3000亩山地。公社化后,虽经认真真地学大寨,产量还是不高。村里的山货、土特产运不出去,社员们还是过着“节衣缩食”的紧日子。

公社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在1975年秋,专门召开了“修通公社至申江沟的汽车路”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公社党委书记晏治平动情地说:“多少年来,申江沟还是那条弯弯曲曲,只能通小平车的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坐吃山空,硬等老天爷的恩赐吧!只要我们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会后,各大队都召开了动员会,抽出精干劳力,全公社迅速组成1000人的修路大军,带着锅灶、米面、行李、开挖、运输工具等,以军事化行动,浩浩荡荡开进了修路工地,安营扎寨。山腰间用石灰写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学大寨改天换地”“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1人多高的标语。公社党委晏治平、张道玉、赵锡瑞、张春有等领导,“一不怕苦,二不怕难”的冲天干劲,工地上整日炮声隆隆,车辆穿梭,逢山辟路,遇沟填土,大战10天。动土石方100余万方,修通40里长、8米宽的汽车路。通车那天,当公社的75马力大型拖拉机和县铁厂的数辆拉矿汽车,由东向西,缓缓进村时,申江沟大队的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齐集在村外公路两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呼:“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伟大祖国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山峦。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含着眼泪说:“要不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俺们盖上十八张被子也梦不到啊!”。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山区后,申江沟村的村民,凭着党的好政策,一天天富裕起来。村里盛产的大量土豆、莜麦、胡麻等,用大卡车,源源不断地运往太原、石家庄等地销售。所需要的化肥、种子、农药和大型农业机械都拉回来。2008年全村土地经过流转,成立了金绿禾农业合作社,全部土地实现了耕地、播种、收割机械化。农业产量大幅度提升。过去村里种植不多的莜麦,产量每亩不过百十斤,现在每年播种1000亩莜麦,亩产达到近300斤,全村总产莜麦22万余斤,每斤按两块二、三毛钱出卖,全村仅此一项就能收入44万余元。全村还出现了“家家养羊、户户喂牛”的新局面。最多时,养羊800余只,养牛200余头。过去村民吃水要到深沟里人担、畜驮、车拉。2010年从15里以外的三角庄(属中阳县)引进深井水,全村人家吃上了自来水。大家高兴地说:“过去吃水进深沟,老天下雨就发愁,现在一拧水龙头,清哗哗住桶里流”。前几年40里的汽车路,又铺成了水泥路,村里的大街小巷都进行了硬化。全村有小汽车20辆,三轮车、工具车10余辆、每天小车滴滴下,大车哒哒上,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近年来,村民们走出大山,有的到外地打工,有的当了“吕梁山护工”,在外人口占到全村的一半以上。过去村里不识字的多,没有一个像样的中学生,现在全村有11名高中生,13名大学生,1个研究生。六、七个光棍汉,都要上了新媳妇。全体村民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村民们乐呵呵地说:“多亏赶上了新时代,奔向了新征程,这是共和国给俺们带来的新福音呀!”。



2019年7月18日,著名画家王俊利国画作品展在石楼县文联展厅展出。然而就在之前的7月9日,正在紧张筹备画展的王俊利却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因此缺席了他的这次画展。他把人生最后的艺术激情洒在了石楼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

俊利先生讲故事,如同看他作画,如流似水的,汩汩滔滔,毫无声息地从抖气河出发,不停息的流入黄河,仿佛回到了河对岸他的故乡。又如同汛期前的黄河,清澈而平静。至于水深处的暗流潜浪,巨石急浪,必是风狂雨骤的等待,终将有一天会大浪滔天,泥沙翻涌,沙里出金。恰是那激流卷浪花,水波荡日月。

俊利先生的画,像他的故事,一笔带过,却玄机顿生。笔墨如河起波涛,情境似诗笼烟霞。故事讲的波澜不惊,皆是寻常巷陌的俚语俗人俗事,却总让人在静静的水面忽然发现鲤鱼跳入船,水滴化雨飞。不知不觉中,你会捧腹大笑,又戛然而止。观其作画用墨,描摹的只是淡淡的一抹,如同烟霞里升腾着云雾般的色彩,单调而充满想象。在了无痕迹时,洗净了眼睛和耳朵。其人却如河之水面,虽然平静,而不知其浅深。

俊利先生自黄河对岸而来,越过勾连着秦晋的黄河,来到清河岸边。在柳林40年的岁月中,乡音未改,自创秦晋语言,成为典型的“秦晋普通话”。这或许是不愿意忘记故乡,记住乡愁的证人证言证意吧!

过了黄河,他把童年放在了故乡。他相信,河的这头,也绝能够容得下身怀梦想的少年。毕竟是一条河上生长的人,有河的胸怀,有河的温情,也有流淌着的故乡记忆。这便不能分割,不能割舍,无非是河东与河西,便忘不了家乡。

初见俊利先生,缘于影友王秀峰的介绍。俊利来离石商讨一个个展之事,便于餐桌上会了面:一个长发之人,说话的声音

心阅大河

——摹写画家王俊利先生

□ 冯树廷

由鼻子里发出,把空气也压抑了。还看不出来衣服本来的颜色,不修边幅的造型。像一个艺术家,又不像。估摸着是一般般的爱好者,出来走走场子而已。谈诗论画,也未觉有精辟之辞。那次,只是见识了他的酒性:喜欢喝,能喝。就是秀峰不让喝,说他的心脏有问题。我想本就没问题就行,喝点也没什么。

俊利先生嗜酒,却不能多,多则扰心,是后来几次的证明。然往往于醉态中见情怀。喜好文章,却融入墨色,见于熟宣纸上。这是后来我对俊利先生的看法。

2017年6月,国画小品展前几日,他便来了。画了些“卡纸”画送人,我也有得,只是不觉如何灿烂而已,或是自己欣赏能力不济罢了。

离石个展,使我对俊利先生有了全新的认识。整个以山水画为主打产品,他的每一幅作品,线条用墨都非常老道,不留笨拙,如忽闪在天空里的星星,或辉煌灿烂,或静默如月;偶有线条如流星滑落,轨迹缠绵,都如天地自然之像,星星点点如五线谱上的音符,丝连着,铺装成一道天地大河,可歌可泣,可吟可诵,可听可赏,无休无止。口不言星象自成,目不视长虹贯日。身处展厅,犹入潺潺银河;神瞰四壁,豁然似滔滔黄河。

后相约同行到文峪河畔,与文水美协诸人,谈画展事宜,论绘画意蕴,如其饮酒,寻寻觅觅。又如水遇卵石,卷起浪花,秀出

美意,直至其渐饮渐至境界。酒愈饮愈浓,夜渐行渐满,话渐谈渐佳。秀峰婉转遏制其饮酒,我也附和。奈何他性情中人,不尽兴不罢休,如同谈文作画,不到境界不能止。每酒必醉,每画必美。李白斗酒诗百篇,俊利写画水长流。

去年腊月,秀峰约我第一次来到他位于柳林文化大楼的工作坊,临其境,宛如入黄河画廊,有水草,有河沙,翻看 he 历年的各种证证,就如黄河上漂浮的河灯,盏盏放光;亦如匆匆的河流,湍起的朵朵浪花,闪烁着昔日光芒的流星花园,四射万丈,但瞬息变化甚至卵石蜻蜓,不经意间触动人心,翻动平淡天真,挑起真实感情。除了屋顶,满是画了的作品。翻动陈谷子烂芝麻,竟然是其年轻时的一些获奖证书,再次阅读大河里的朵朵浪花,翻卷着他曾经的诗意年华。如果当年继续参加比赛,如果当时继续向“神品”挺近,他一定是更加崖上瀑布一般的流泻,而不是时阴时晴时有时无的长河浪头。

就像他信口而出的故事,虽短小而精致,既入戏还趣味。仿佛他立于几案,全力劳形,墨如星斗,笔同箕帚,行云布雨,虹霓羽翼。更于笔墨中,捡拾自如的随性之笔,后羿射日般,在墨之河瀚里,长浪翻飞,鲤鱼跳舱。时而摇橹,时而举浆,船行浪行,在身后营构人心交织之像。

好的中国画应为三品:神、妙、能,再则为逸品。即使是一个完全的美协会员,能达神品者甚为寥寥。况其半乎?只是其能

追神似,已然超群,无需有做作之势。先生做人如其作画,当以其真实来展示,不图得虚名以待。

在河的这头,没有人不知道王俊利,没有他不知道的文艺之人。说起他和当地文化人的往来,就如同拿了如椽大笔,开始制作黄河大合唱的惊天之作,滔滔不绝如黄河,汩汩涌涌似流泻。醉与不醉境界全然不同,正如他所调侃之言:九十的老婆一朵花,碰到墙壁叫声爹……这仿佛才是他的神品境界!

通俗的描摹,言简意赅的表达,体现了不同的境界。在其画室,却无法厘清其画与人的关系,一片凌乱。他是个作画有章法,生活没章法的率真之人!

心懒之人,却无法了却身勤之事。追逐多年的神品之梦,随大河之水而去。翻开往日的那些辉煌和朋友的激励帮助,他又重拾追逐的梦想,弄墨舞线,拣笔骚纸,续写着向现实的前头挺近的轨迹。

或许这画就是遛遛中析出的真玉,凌乱里包裹的璞玉。他整天的浸泡在纸墨里,像黄河娃浸泡在水里,他是大河里无数水滴组成的那一朵朵绽放的清水浪花!

凡人自有凡人的凡事,以至于俊利先生没有等到这篇文章。从前他心似大河,审视大河,如今他融进了大河,因为他原本就是那里的一朵清水浪花。

他走了,文章和画留下了,留在了大河的岸上……

月季花

□ 贺成林

我始终不信
一棵树能开几种花
我信了
你就在我的眼前

我始终不信
几种花能同时开放
我信了
你就在我心里

那耀眼的红,红的发烫
灼伤了我的情商
那淡雅的粉,粉的犯痴
醉了我的心房
那凝重的黄,黄的娇贵
有种捧在手心里的珍藏

我不研究你的花期
哪怕一瞬也勇敢绽放
我不考察你是否人工造弄
美的香的总能生长在人的心田



汾州访古

□ 吕世豪

汾水汤汤 北岸是古汾州先民部落他们刀耕火种终其一生给后人留下两座地标一座文峰塔再一座杏花邨闲暇无事我喜欢盘起双腿打坐于地标的中轴线上独饮左侧是雨打杏林右侧是吕梁群峰掀开一幅古朴的水墨风情倾一线浊酒从十指间淌过思岁月悠悠追逐远去的史痕忽忽隐入暮色丛看杜牧远去我方恍然大悟神州从古及今有位诗坛高手不是一只深情的蜜蜂我说 樊川先贤咱先不说清明细雨不说杏林花事不说牧童 不说断魂何如顺着牧童指处再向深处前行且走 且停直至秋色染尽瞧那一坡一坡青纱帐林莽中的高粱树汉子脸色微醺阵势威风凛凛举了一片灯笼列队将远客欢迎你只要解开杜汉们的纽扣拍拍厚实的前胸即可嗅出一股烈酒的质朴与香醇我喜欢醉卧汾酒的品质及灵魂诗人听得入迷旋即勒缰策鞭急急隐入暮色丛看杜牧远去我方恍然大悟神州从古及今有位诗坛高手不是一只深情的蜜蜂我说 樊川先贤咱先不说清明细雨不说杏林花事不说牧童 不说断魂何如顺着牧童指处

镇子紧靠南北而通的国道,道边就是个小车站,要 from 外地回老家,在小站下车后,顺着一条朝东的乡间道,径直走去,就可到老家门口。为着这样的地理位置,我自然对其留有深深的记忆。

镇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地势东低西高,建在依山的丘陵上。这让小镇的街道也现出了向西而行的缓坡。镇中心四条街的交汇处,建着一个玲珑小巧古色古香的市楼。就因为这市楼,使镇子显出了与众不同。土地也因雨水的浸润像注入了生命的原液,精神饱满而欣然。我的心神自然是一阵爽快,早已忘了路的泥泞,专门留心起道两旁田地里的土壤来。

在这八月里,你肯定可看到一个个顶起来的小土包,那是刚刚生发的蘑菇要出土。

你当然不会去顾及田地里泥土的黏滑,放下背包,弯下身子,两手插入土中,将一抔白而鲜嫩的蘑菇捧在了手中。如果不是赶着要回校,我一定会满满的采上两大袋,可惜只能留作遗憾了。再说,雨后的蘑菇哪能全采尽呢?它们就是要被遗弃一大部分的,因为这种只知朝暮的菌类,注定了它辉煌的短暂。

我与它们告别,望着市楼又向西走去。

雨后明丽的天空让云朵妆作了娇媚,映衬古市楼更添了许多温情,然而我呢,却高兴不起来了。那阵采集蘑菇的喜悦也只得留给日后去回味了,因为现实让心情很沉重。我的口袋空空,本月的伙食费还没有着落。我得穿过这镇子去到镇外西边山脚的制砖厂找父亲。这种事不知令我有多为难。我不知怎样开口向父亲要那五元钱。我低头穿过市楼的门洞,向砖厂踟蹰前去。到厂里,看看他们的工棚,杂乱的被褥成排靠在砖铺

心中的小镇

□ 李春彬

象作一个硬邦邦的道理呢?

那是一个秋天,绵绵的秋雨连着下了几天。好在将要返校时,天开了。地里的玉米、谷子、高粱、豆蔓都被淋得湿漉漉的。晶莹的露珠像儿童明亮有神眼睛,一眨一眨的。土地也因雨水的浸润像注入了生命的原液,精神饱满而欣然。我的心神自然是一阵爽快,早已忘了路的泥泞,专门留心起道两旁田地里的土壤来。在这八月里,你肯定可看到一个个顶起来的小土包,那是刚刚生发的蘑菇要出土。你当然不会去顾及田地里泥土的黏滑,放下背包,弯下身子,两手插入土中,将一抔白而鲜嫩的蘑菇捧在了手中。如果不是赶着要回校,我一定会满满的采上两大袋,可惜只能留作遗憾了。再说,雨后的蘑菇哪能全采尽呢?它们就是要被遗弃一大部分的,因为这种只知朝暮的菌类,注定了它辉煌的短暂。

我与它们告别,望着市楼又向西走去。

雨后明丽的天空让云朵妆作了娇媚,映衬古市楼更添了许多温情,然而我呢,却高兴不起来了。那阵采集蘑菇的喜悦也只得留给日后去回味了,因为现实让心情很沉重。我的口袋空空,本月的伙食费还没有着落。我得穿过这镇子去到镇外西边山脚的制砖厂找父亲。这种事不知令我有多为难。我不知怎样开口向父亲要那五元钱。我低头穿过市楼的门洞,向砖厂踟蹰前去。到厂里,看看他们的工棚,杂乱的被褥成排靠在砖铺

的里边,父亲不在。我又低头向窗口找去,才见父亲从砖厂后面一步一步走过来,面带着微笑。我低着头,不说一句话。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五元钱,一脸慈爱,说:拿了快去吧,一会儿天就不早了。我低低的嗯了声,告别父亲,转身向车站走去。抬头又看那市楼,模糊得怎么也看不清楚,索性不看它了。

……

时间真是快,才来回几次就让三十年滑了过去。已有好长时间了,我对这镇子的感觉总是那么淡淡,只在前段时间才又对它怀恋起来,那是因为一位新朋友告我说,他的店就开在市楼旁边,让我有时间去坐坐,这才又勾起我那些从前的记忆。

现在的小镇变化大了:国道加宽了,回村的泥泞土路代之宽阔的柏油路。市楼也经过了修缮,修旧如旧了。然而我却总觉得不像旧时真实,这真是一种怪怪的感觉!难道一派欣欣向荣反不及以往的简陋破旧?我说不清楚,也许总是匆匆路过,早把当初的感觉疏忽了。

可现在却又会想,在将来的时日中,又将留下怎样的值得回味的片段呢?

雨后挂着云朵的天空,凝满碧露的青草和庄稼,泛着乳白散着清香的菌菇,深沉而又厚重的市楼,父亲满布皱纹的面孔,皱巴巴的五元钱,还有那串笑声……